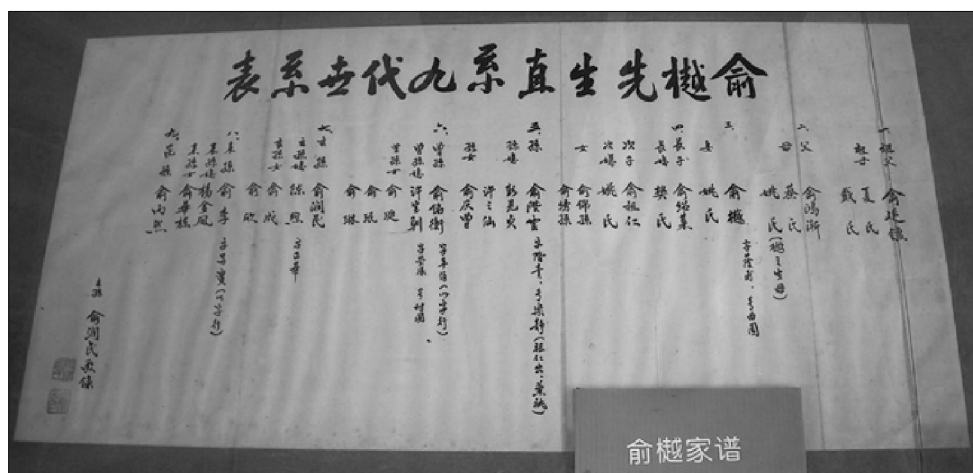


德清俞平伯

陈 辉

一般说来，大学问家不外乎几种途径：一是源于名师，所谓“名师出高徒”；二是出自名门，因为在其背后，不仅有“家”的意味，更有着“学术文化”的底蕴与传承。中国是一个深受家族影响的国度。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在描述中国儒家文化的特征时，用了三个词“家庭、礼仪、文官制”，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“以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古老社会模式”，“社会的一切行为规范都从家族关系规范中演绎改造而来”。世家现象为中国文化一大景观，文化艺术方面的世家名门可谓屡见不鲜。陈寅恪认为：“学术文

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”，“东汉以后公立学校之沦废，学术之中心移于家族，太学博士之传授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。”东汉著名史学世家班氏（班彪、班固、班昭）家族，宋代著名文学世家苏氏（苏洵、苏轼、苏辙）家族，明清之交的学术世家万氏（万泰、万斯同、万经）家族，清代朴学世家王氏（王安国、王念孙、王引之）家族，近现代学术世家陈氏家族（陈宝箴、陈三立、陈寅恪祖孙三代）等。学术世家自清末民初开始式微。上个世纪中叶以来，在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下，政治运动不断，文化世





家所承载的传统学术在相当程度上被与封建主义划上等号，这一文化传承的独特方式正逐步消逝。俗话说“三代培养一个贵族”，一个家族要建立起一种足以影响家风的家学渊源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，才能使得家族的下一代人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。

俞平伯可谓出自名门，源于名师。他出身于诗礼传家的士大夫文人家庭，家学熏陶，耳濡目染，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对其有深刻的影响。其曾祖父俞樾，字荫甫，号曲园，生于浙江省德清县，后迁居苏州。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举人，与李鸿章有同年中举之谊。俞樾30岁进京会试，曾国藩主考复试，诗题为“淡烟疏雨落花天”。俞樾别出心裁，跳出众人在“落花”悲伤处做文章

的俗套，答曰“花落春仍在”之句，曾国藩深为赏识，列部试第一名，道光三十年庚戌科进士，选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授编修。

曲园坐落于苏州市马医科巷43号，始建于清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，由俞樾自行设计、命名，以曲为题，其构思采自老子“曲则全”之意，并自号曲园老人。以弯曲的地形凿池叠石，有曲池、曲阁、曲亭。曾国藩为其手书“春在堂”匾额，至今犹存。

俞樾潜心考证，专力经籍，著书五百卷，卓然而成为一代朴学大师。曾国藩曾有“俞荫甫拼命著书，李少荃拼命做官”的评价。俞樾身兼苏州紫阳、杭州诂经两大书院的学长，为当时中国和日本两国学术界所景仰。弟子中有众多



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像

有成就者，号称门秀三千，如吴昌硕、章太炎、徐琪等，影响绵延至近代。俞平伯幼年生活在曲园，俞樾于春在堂亲为其授课。当俞平伯（乳名僧宝）两岁时，曲园老人就每日亲自用红朱笔写“上大人孔乙己”等字，教曾孙习字。俞樾有诗云：

娇小曾孙爱似珍，怜他涂抹未停匀。

晨窗日日磨丹矸，描绘亲书上大人。

俞平伯对此印象极深。后来在他写的《六十自嗟》诗中云：

经畬七叶溯寒门，晚岁怜儿付属谆。

叹息如闻灯影里，口占文字课重孙。

俞平伯注：清光绪丙午年（1906年）冬，曲园公每夕口授若干字，俾我书之，旋因病中止，遂永诀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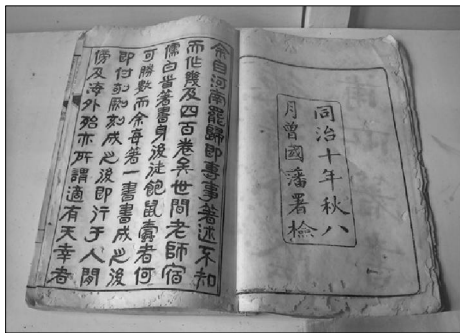
俞平伯之父俞陛云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应县试考取秀才第一名。1885年9月赴浙江应乡试，中举人第二名，称亚元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俞陛云在戊戌科中进士后参加殿试，以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，授编修。1902年，俞陛云出任四川副主考。由于俞陛云不独长于经史，还以科贸见长，翌年便由江苏巡抚保举应经济特科复试，名列一等。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俞陛云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。俞平伯母亲许之仙，是清朝江苏松江知府之女，精通诗文。平伯四岁时，由母亲许氏教读《大学》章句，其所学课本亦由母亲手抄。九岁入塾读

书，后因塾师施教不严，仍居家由父母督课。上世纪80年代俞平伯曾回忆：“《大学》为前代开蒙书，四岁初读首篇，尚在光绪甲辰开馆先，原书有先君题记，迄今八十余年矣。”俞平伯获得了常人少有的“家学”传统，“家学”所营造出的“闲适”在俞平伯一生命运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。他在“闲适”中得到个人趣味的满足与现实压力的缓冲。

1915年秋，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，与傅斯年、许德珩、顾颉刚同学。在北京大学上学时，曾经得到国学名家黄侃、词曲大师吴梅等人的指导，奠定了扎实的旧学基础。1918年5月，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人物，俞平伯以成名作《春水》发表于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5期上，同期刊登的有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。这也是第一位北大学生在这块新文化运动的期刊上发表作品，而在此之前，《新青年》这个新诗的摇篮，还主要发表北大教师的作品。出版于1922年的《冬夜》，是继胡适《尝试集》和郭沫若《女神》之后，中国新文学史上出版最早的新诗集之一，收录俞平伯1918年至1921年所作新诗

58首。1918年11月，俞平伯同傅斯年、罗家伦等人组织成立新潮社，俞平伯被推选为干事部书记。他在《回忆 新潮》一文中说：“1918年下半年，北大文科、法科的部分进步学生组织了新潮社，创办《新潮》杂志，为《新青年》的友军。新潮社设在沙滩北大红楼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，与北大图书馆毗邻……我们办刊物曾得到校方的资助。校长蔡元培先生亲自为我们的刊物题写‘新潮’两字。”胡适在1958年谈到《新潮》杂志时说：“在内容和见解上两方面，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《新青年》还成熟得多，内容也丰富得多，见解也成熟得多。”俞平伯认为《新潮》和《新青年》同是进步期刊，都宣传新思想、新文化，宣传“赛先生”（即Science，科学）与“德先生”（即Democracy，民主），但在办刊方向上却稍有不同：《新青年》偏重于政治、思想、理论论述；《新潮》则偏重于思想、文学方面，介绍一些外国文学。《新青年》内部从一开始就分为左、右两派，斗争激烈，直至最后彻底分开；《新潮》的路线相比之下则稍“右”一些。

俞平伯1924年和1925年又先后出



俞樾的《春在堂集》



曲园内景

版了《西还》和《忆》两部诗集。20年代后期所作的三十余首新诗总名《呓语》，分别见于《西还》和《杂拌儿之二》的附录中。在俞平伯的诸多诗集中，以《冬夜》最负盛名，从俞平伯的《冬夜》自序中，亦可读出其气质人格：

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，是连带而生的。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，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……我总想很自由的，把真的我在作品中间充分表现出来。虽说未能如意，但心总常向着这条路上去。

“真实和自由”是俞平伯始终坚持的文学理念。这种文学理念在其为数不多的小说中亦有所体现。俞平伯第1篇白话小说《花匠》发表在《新潮》月刊第1卷第4期，后被鲁迅收入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。该文主要说的是花匠修饰花卉，把花的自然的美完全破坏掉了。这是一篇反对束缚的文章，里面蕴涵着反封建、要求民主的思想。从俞平伯《诗底自由和普遍》、《民众文学的讨论》，对《诗经》、杜甫、《红楼梦》的研究，皆可见其一贯的思想与主张，这亦造就了俞平伯作品的独特价值，以及其不被以后时代和历史所认同和欢迎的命运。

朱自清注意到俞平伯新诗的特色：精炼的词句和音律，多方面的风格，迫切的人的情感。“平伯诗底音律似乎已到了繁与细底地步，所以凝炼，幽深，绵密，有不可把捉的风韵。”（朱自清：《冬夜 序》）

20世纪20年代后期，俞平伯致力于美文的写作，《陶然亭的雪》、《桨声

灯影里的秦淮河》等名篇，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经典之作，呈现出一种诗意的美与高雅的贵族感：

悄然的北风，黯然的彤云，炉火不温了，灯还没有上呢。这又是一年的冬天。在海滨草草营巢，暂止飘零的我，似乎不必再学黄叶们故意沙沙的作成那繁响了。

凉月凉风之下，我们背着秦淮河走去，悄默是当然的事了。如回头，河中的繁灯想定是依然。我们却早已走得远；灯火未阑人散”。

周作人认为俞平伯的散文有着“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”；“平伯所写的文章，自具有一种独特的风致……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，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”！扎实深厚的家学传统，使得俞平伯的现代语体文创作秉承了旧学功底和书生心情。对古典诗词亦探研精深，多有创见，有《读诗札记》、《读词偶得》、《清真词释》等著作行世。他写新诗，写散文，写旧诗词，研究《诗经》，研究李白，注评唐宋词。他是白话新诗创作的先驱之一，也是有独特风格的散文家，对小说、戏曲、诗歌的研究，有独到而深厚的造诣。

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：20世纪50年代的一场政治批判运动，使俞平伯以红学家闻名于世；而他本人后来则视红学讳莫如深，晚年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别人称他为红学家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）